

严歌苓
著

四十九日
祭

上



严歌苓
著

四十九日祭
上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四十九日·祭/严歌苓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4

ISBN 978-7-02-009715-9

I. ①四… II. ①严… III. ①电视文学剧本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3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09946 号

责任编辑 刘 稚 文 珍

装帧设计 刘 静
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884 千字

开 本 680×960 毫米 1/16

印 张 64 插页 10

印 数 1—15000

版 次 2014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9715-9

定 价 78.00 元(上、下册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



》 神父和女学生们在一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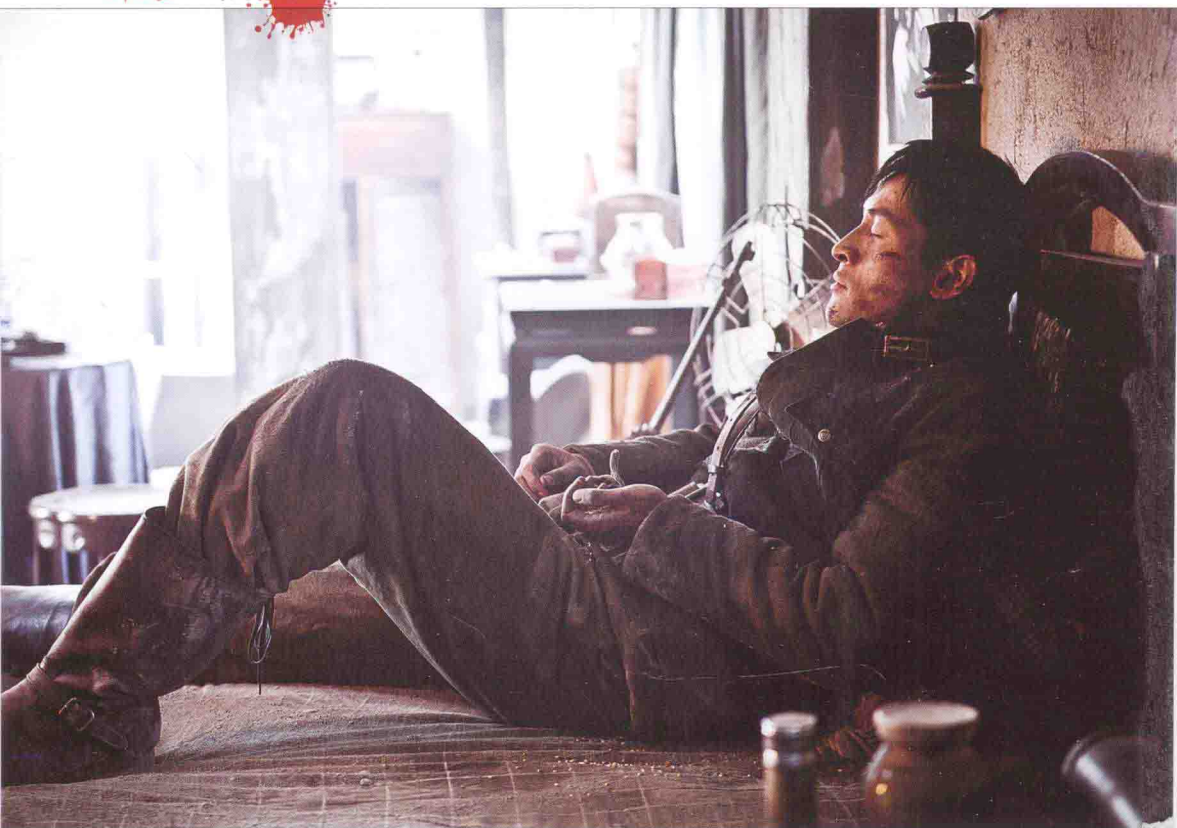
四十九日祭 上



» 逃难前夕寻找孟繁明的玉墨



» 秦淮姐妹们和女学生们最初的对峙



» 藏匿在教堂的军人戴涛

主要人物表

孟书娟 圣·玛德伦教堂唱诗班女童。孟繁明之女
 孟繁明 孟书娟之父,战前国民党交通部规划司司长
 孟老太 孟繁明之母,孟书娟的祖母

玉 墨 秦淮河畔藏玉楼妓院头牌
 豆 蔻 藏玉楼妓女。最小的一个
 红 绫 藏玉楼妓女
 春 池 藏玉楼妓女
 玉 箫 藏玉楼妓女
 喃 呢 藏玉楼妓女

徐小愚 唱诗班女童
 朱玛丽 唱诗班女童
 苏 菲 唱诗班女童
 刘安娜 唱诗班女童

英格曼神父 圣·玛德伦教堂神父
 法 比 教堂神职人员,从小由英格曼神父收养
 阿 顾 教堂杂役
 陈乔治 教堂厨子

唐生智 南京卫戍司令长官
 戴 涛 南京国民党守备军陆军少尉
 李全有 南京国民党守备军士兵
 王浦生 南京国民党守备军士兵

魏特琳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育系主任兼教务主任

拉 贝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

费 池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指挥

威尔逊大夫 南京安全区金陵大学医院医生

田间雪子 日本《读卖新闻》女记者

王小妹 王浦生的妹妹

得 贵 收尸队员

老 沈 收尸队员

黑 岩 日军大佐

军 曹 日本军官之一

日本小兵

四十九日祭



序 集

字幕：一九四六年八月

报纸批发点 破晓/外

青灰色的晨光里，一捆捆新印刷出来的报纸被抛入报贩的箩筐、三轮车斗……

一捆报纸的绳子被摔断，纸捆打开，一张报纸飞向空中。

首页的大标题为：日本战犯审判在东京和南京同时开庭。

某监狱 清晨/内

门上的一孔方窗咣当一声打开，从外面递进一个托盘，上面放了一碗稀粥、一小碟咸菜，碟子下压着一张报纸。

关押在监室内的人的背影：他匆忙接过托盘，但他并不急于吃饭，而是立刻抽出咸菜碟子下的报纸，打开。他从枕头旁边拿出一支袖珍电筒，照亮了报上黑岩的照片和一行标题：鲜为人知的大规模强奸，主谋之一于8月30号接受审判。

手电光移动着，我们和这个囚犯一块阅读着：“……三十五名重要证人将出庭作证。”

囚犯抬起头，我们看见一张布满哀愁和没刮胡须的脸庞。

他胸前挂了一块棉布标识，上面写着“323号，孟繁明”。

他慌忙站起身，敲打着监室的门。

门上的方窗开了，露出狱卒看不清眉目的头脸。

狱卒：干什么？

孟繁明：今天是几月几号？

狱卒：八月三十号。干什么？你个汉奸，算出狱的日子？没日子了！

孟繁明：（自语）我女儿今天该从上海来了。

火车厢内 清晨/内

一张报纸铺在座椅前的小桌上，大标题：东京、南京大审判进入第二周……

一个年轻女子伏在报纸上睡着了。从半开的车窗口进来的风拂乱了她的短发，我们看不清她的脸容。她趴伏的胳膊挡住了大标题的后面几个字，从大标题下露出报纸余部，那是一张照片，照片右边，一行字迹介绍：“中国通黑岩久治将于8月30日被送上被告台……”

年轻女子的膝盖上放着一个老旧的小型皮箱。

皮箱特写：箱子上的一把铜锁随着列车行进的节奏微微晃动。

某老宅 清晨/内

光线不足的室内，镜子里投射的面孔几乎是昏暗的。随即我们看到了一个女子的背影，她用一把篦子慢慢地篦着长长的头发。然后她将头发挽起，我们发现这个背影极其苗条秀丽，一个永远处于妙龄的背影。

她簪好发髻，拿起梳妆台上的一顶西式仕女帽，戴在头上，又仔细将帽檐下一块网纱拉下来。

她向我们转过脸，拉开门，门外的晨光照在她脸上，只见她的眼睛在黑色网纱后面微微闪动，如同云雾遮掩的星光。

南京街道 日/外

囚车从一条横幅下穿过，白布横幅牵拉在街道两旁的梧桐树上，上面写有黑色大字：严惩日本战犯，为三十万死难的南京人讨还血债！

两辆押送犯人的囚车拉着警笛从街道上驶过来。

囚车无法以正常速度行驶，因为路边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不断向囚车拥去，呐喊控诉，有的人向铁皮车厢投掷瓦片、泥巴块，啐唾沫……

老太太：……你们也有今天啊！

女人：砍头的小日本，现世现报！

老头：千刀万剐小东洋！

中年男人：千刀万剐都便宜他们了！

我们在火车上看到的那个年轻女子(孟书娟,22岁)挤在人群里。她修眉秀眼,短发齐耳,身上一件朴素清雅的月白泡泡纱旗袍,手拎那只老旧的小皮箱。

书娟企图在人群里开路,但只能被人群夹带着行进。她掏出手绢,擦着额头上的汗珠。

书娟:(向身边一个中年女子)。请问,到中央高等法院怎么走?

中年女人:(回过身,打量着书娟)你是旁听还是举证?

书娟:举证……

中年女人:日本战犯都开审半个月了,你还没找到法院?……(指着人头攒动的马路前方)你就跟着人群走,走到挤不动的地方,就是法院大门……

南京街道 日/外

九、十点钟的太阳照着黄包车上坐的那个戴仕女帽、穿黑色香云纱旗袍的女子。她轻轻地用一把折扇扇着风。她单薄的肩膀、纤细的腰身、修长的脖子使她的背影显得优美出众。

太阳下,她仍然戴着那顶黑色的西式仕女帽,帽檐的黑色网纱把她整个脸容笼罩其中。

黄包车拐过弯,发现人群堵住了街道。

车夫焦急地回头,边用脖子上的毛巾擦汗:过不去!还要绕路!

戴黑网纱的女子抬起手腕,看了一眼手表。

车夫调转车头:审判战犯开庭都十几天了,马路上还是这么多人!

南京街道 日/外

一辆装着西瓜的马车停在路上,运瓜的小伙子看见囚车过来,拿起一个瓜,一拳打开。

囚车开过,半个熟透的西瓜砸在车帮上,鲜红的瓜汁和瓜瓤如同血和肉一般溅起。

囚车内 日/内

一块鲜红的瓜瓤从带铁栅栏的小窗口飞入,落在一个中年日本军官(黑岩久治,50岁出头)的额头上,他无动于衷,血液般的瓜汁顺着他的脸流淌,

滴落在他戴着手铐的手上,又从手铐落在他的脚镣上,他都无动于衷……

他的对面,坐着一个年轻的军人,以呆滞的眼光看着一只苍蝇从铁栅栏的空隙飞入车厢,叮在黑岩脸上的西瓜汁上,黑岩仍然一动不动,任其放肆地在自己的五官上爬行。

苍蝇飞起……

咣当一声,年轻士兵猛地抬起戴镣铐的双手,将苍蝇抓握在手心里,使劲往地面上一摔,又狠狠踩在仍然挣扎的苍蝇身上。他慢慢抬起脚掌,苍蝇成了一摊微型糟粕……

黑岩慢慢把视线转到这个年轻士兵脸上,似乎认出了他。

闪回:一个十六岁的日本小兵哆嗦着举起刺刀,后面一个军曹飞起一脚,将他踢倒,小兵满是虚汗的脸,嘴唇不住地哆嗦……

闪回结束:小兵的脸容与年轻士兵重合。

黑岩:(古怪地一笑)(日语)最终还是学会杀人了。

某高等法庭后院门 日/外

两辆浑身“挂彩”的囚车相继到达。

囚车后面的巷口刹那间黑了——一群中国老百姓沉默地拥到巷口,他们黑沉沉的影子遮没了流淌进巷口的早晨阳光。

老百姓朝刚停下的两辆囚车靠近,此刻没人叫喊,甚至没人说话,只是沉默地朝巷子纵深行进。正是他们的沉默让我们意识到,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……

从囚车上跳下来八个国民党军警,全副武装。

军警们也是同样沉默地挽起手臂,企图拦阻沉默而压抑的人群。

人群接近了军警,军人和百姓间几乎零距离了……

咣当一声,人群突然静止了:囚车的后挡板打开,接着是铁链碰撞的声音。

隔着十来米的距离,百姓们能看见两排军警队列中的一个日本军官,他们都穿着一模一样的被去除了领章帽徽的军装。

静止了一刹那的人群突然大动起来。

被人群推搡的孟书娟突然定住目光:顺着她的视线,我们看见黑岩久治被押解着从囚车上下来。黑岩无意中回过头,跟书娟的目光碰遇,书娟眼中的神色远比仇恨深切、复杂。这眼神使黑岩内心战栗,眼睛在她脸容上逗留了一刻,脸上浮起回忆:这个年轻女子有些眼熟。

书娟看着黑岩被一个中国军警推了一下,跟随着被审判的战犯们走过。

法庭大门外 日/外

老百姓里三层外三层围在法庭外。通往大门的十多级台阶上挤满了人。

站在最里层的也是一列军警,满脸大汗,军装的前胸和肩膀被汗水润湿。

书娟从台阶下挤开一条路,来到大门口。她把皮箱抱在怀里,对离她最近的一个军警:(急切地)我是坐夜车从上海赶来的,带了重要证据!

一个军警少尉挤过来:证人证据都要先登记……

书娟被越挤越远,额头上的汗水把头发都打湿了。她把小皮箱举过头,一面企图跟少尉继续对话:在哪里登记?

军警少尉:各区都设有登记处。登记处会通知你哪天出庭作证。

书娟焦急地还想请求什么,台阶下传来急促的汽车喇叭声。书娟回过头,看见一辆福特轿车在台阶下的马路边刹住。两边车门同时打开,从车内下来了两个西方人:史密斯和贝克斯,曾经的国际安全区领导。

军警少尉:(对台阶上的人群喊话)诸位乡亲父老,请大家让一让!让两位安全区国际委员到庭作证……

军警们敦促老百姓为两位西方证人让路,人群被迫向后退去。

人群中有人认出了两位西方人,大声打招呼。

某男人:史密斯先生,你还好吧?

史密斯向招呼他的人摆摆手。

某女人:贝克斯先生,可有拉贝主席的消息?

贝克斯悲哀地看了她一眼,无言以对,摇摇头。

人潮在两个西方人前面破开,又在他们背后迅速合拢。书娟越发被挤到后面。她从攒动的人缝中看着两位西方人拾级而上,进入法庭大门。

老百姓终于撕开军警以手臂筑起的封锁线,向大门拥去……

军警们试图重筑封锁线……

突然,悬挂在电线杆上的大喇叭发出刺耳的蜂鸣,随即响起法槌的敲击:咚!咚!

老百姓被威严的法槌声震住,都向大喇叭扬起头。

法庭大厅 日/内

大法官的法槌重重地敲击在桌面上:……咚!

穿黑色法袍头戴发套的大法官扫视一眼大厅:一千多个座位被填塞得满满当当,连中间和两侧过道上都站着听审的中国人。满坑满谷的人一片宁静,每个听审者都满面肃穆,压抑着愤恨、悲伤、失落感,以及复仇的快意。

陪审团二十来个团员坐在法官左侧的栅栏内,其中有几个西方男女。

被告席里站着十来个日本军人。黑岩久治木然地站在最靠审判台的位置,似乎有些心不在焉,又似乎是心灰意冷、任人宰割。

证人席上,坐着几十个男女。

大法官:本庭宣布,对南京大屠杀二等、三等日本战犯审判会现在开庭。全体起立。

法庭大门外 日/外

戴黑色网纱的女子出现在人群里。她微垂的面孔被帽檐上垂下的黑色网纱遮掩,看不清五官,但能辨认出那姣好的轮廓。两个军警一左一右护送她,从拥挤的人群中穿过,登上台阶,向法庭大门靠近。

书娟侧过头,看见的恰恰是这个女子快要进入大门的背影——袅袅婷婷的苗条背影,挺直的脊背与脖颈与那柔弱曼妙的腰身弧度似乎有些自相矛盾,显出奇特的倔强和傲慢。

许多人都注意到这个女子的出众。

被汗水湿透了军装的军警阻挡着涌动的人潮。

军警甲:不要挤!让这位证人进场!

书娟记忆里的某个印痕恰与这个背影相吻合,她的眼睛定住了。

书娟跟随上去,却被人群一再阻隔,手里的皮箱跌落在台阶上,顺着台阶向下滚去,似乎要被无数双纷至沓来的脚踩烂。

她拼命推开人群,向台阶下挤去。等她捡起箱子,抬起头,那个苗条的身影已经消失在大门内……

法庭大厅内 日/内

一条长长的案几上,摆着一块木牌,上面写有“证人席”。史密斯和贝克斯以及其他证人坐在长案后面。相对证人席的另一边,也是同样的长案,后面坐着被解除了镣铐的日本军官。